

金 聲 講 壇

——名人在中山大學演講錄

易漢文 主編 ● 中山大學出版社



易汉文 主编

金声玉振

——名人在中山大学演讲录

●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声玉振:名人在中山大学演讲录/易汉文主编.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6

ISBN 7-306-02294-6

I . 金… II . 易… III . 名人—演说—中国—现代 IV .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3407 号

责任 编辑	方楚娟 钟水源
装 帧 设 计	方楚娟
责 任 校 对	原 跃
责 任 技 编	黄少伟
出 版 发 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编辑部电话(020)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电话(020)84111998,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84036565
印 刷 者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规 格	635mm×960mm 1/16 12.25 印张 2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3.00 元
印 数	3001 - 5000 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说 明

中山大学是 20 世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培养造就革命和科学文化建设人才,于 1924 年 2 月 4 日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名义下令创办的高等学府,原名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先生逝世后,为纪念伟人,国民政府于 1926 年 8 月 17 日下令将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校风学风。中山大学记载和延续 80 年来沉积下来厚重的学术传统和文化精神。中山大学名师云集,群雄荟萃;桃李芬芳,服务社会。中大人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独立人格,学术自由。

为弘扬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继承、发扬中山大学的光荣传统与优良的校风学风,回顾过去,把握今天,开创未来,我们编辑了这本《金声玉振——名人在中山大学演讲录》。

《金声玉振——名人在中山大学演讲录》,以演讲的时间先后为序编排。一人多次演讲的,以最早一次排序。

《金声玉振——名人在中山大学演讲录》,跨度 80 年。每个年代都有其特点,演讲同样会带有时代的烙印,我们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待历史。为维护历史的本来面貌,对演讲词我们不作技术处理。

编辑《金声玉振——名人在中山大学演讲录》,任务重,时间紧,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和全体师生员工多提宝贵意见。

编 者
2003 年 12 月

目 录

- 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
(1924年11月3日) 孙中山/1
- 广东大学之精神
(1924年11月11日) 梁 龙/9
- 孙先生之心理建设——行易知难
(1925年3月) 吴 康/12
- 在国立广东大学追悼北京殉难烈士会上的演讲
(1926年3月30日) 郭沫若/15
- 在广东大学五四纪念日上的演讲
(1926年5月4日) 郭沫若/17
- 在广东大学高师部十五年班毕业典礼会上
的演讲(1926年5月14日) 郭沫若/19
- 最近国际情势与中国革命策略
(1926年5月4日) 沈雁冰/20
- 民主与文艺
(1946年3月29日) 茅 盾/25
- 在国立广东大学举办中国南方生物学会
欢迎大会上的演讲(1926年) 顾孟余/33
- 在国立广东大学举办中国南方生物学会
欢迎大会上的演说(1926年) 许崇清/34
- 在革命文化的程途前进
(1927年3月1日) 许崇清/35

- 在校本部纪念周的讲话
(1941年2月) 许崇清/37
- 文法理工学院新生入学训词
(1941年2月) 许崇清/38
- 在中山大学员生欢迎会上的讲话
(1951年2月) 许崇清/39
- 在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上的开幕词
(1959年6月27日) 许崇清/42
- 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上的演讲
(1927年1月25日) 鲁迅/43
- 读书与革命
(1927年3月1日) 鲁迅/47
- 不做世界学说的奴隶
(1927年3月1日) 胡春林/49
- 教育革命与革命教育
(1927年3月1日) 钟荣光/51
- 我们的使命
(1927年3月1日) 何思源/53
- 我们是要来研究科学的
(1927年3月1日) 许德珩/54
- 在国立中山大学欢迎大会上的演说词
(1932年6月30日) 蔡廷锴/56
- 中国文化的特征在哪里
(1935年3月11日) 梁漱溟/58
- 大学毕业生须到民间去改造社会
(1935年7月8日) 邹鲁/65
- 大学生与中学生
(1935年9月1日) 邹鲁/67

学生与学校

(1935年9月10日) 邹鲁/72

学生与社会

(1935年9月11日) 邹鲁/76

大学生与国家

(1935年9月13日) 邹鲁/80

研究学问的精神

(1935年9月14日) 邹鲁/87

团体生活

(1935年9月16日) 邹鲁/92

我的读书处世谈

(1935年9月17日) 邹鲁/97

中山大学的使命

(1935年9月18日) 邹鲁/104

抗战与五四运动

(1938年4月30日) 朱谦之/109

抗战时期之教育

(1938年5月11日) 顾毓琇/117

在国立中山大学总理纪念周暨研究院第

三届大学第十三届毕业生典礼上的演说

(1939年8月21日) 冯友兰/128

在中山大学员生欢迎会上的讲话

(1951年2月) 冯乃超/130

求学之道

(1962年12月12日) 华罗庚/133

关于培养技术人才和发展物理科学的意见

(1973年7月28日) 杨振宁/135

中山大学的重要性

(1983年3月26日) 杨振宁/143

做学问,搞科研,“诀窍”何在

(1986年6月27日) 杨振宁/145

在庆祝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

基金会及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

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93年8月21日) 杨振宁/147

大学要有深厚基础学科作根基

(2003年9月22日) 黄达人 杨振宁/150

在中山大学的讲话

(1980年1月11日) 周培源/157

在廖承志铜像落成典礼上的讲话

(1985年11月24日) 王 震/162

谈学术人生

(2003年10月11日) 丁肇中/164

Universities and Globalisation

(2003年11月4日) Colin Lucas /171

趣谈大学与人生

(2003年11月18日) 金 庸/177

在中山大学的演讲

(2003年12月3日) 格哈德·施罗德/182

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

孙中山
(1924年11月3日)

诸君：

诸君今天在这地听讲的，有文学生，又有武学生。我今天到黄埔来讲话，是暂时和黄埔的学生辞别。辞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到北京去。这回北京事变没有发生以前的五六个月，便有几位同志从北京来许多信，催我先到天津去等候，说不久他们便可在北京发起中央革命。筹划这回事变的人数很少，真是本党同志的不上十个人。他们的见解，以为本党革命二十多年，总是不成功，就是辛亥年推翻清朝，成立民国，还不算是本党的主张完全成功。推究此中原因，就是由于从前革命，都是在各省，效力很小，要在首都革命，那个效力才大。所以他们在二三年前，便在北京宣传主义，布置一切。到五六个月以前，便来了一个很详细的报告，说进行的成绩很好，军人表同情的很多，应该集合各省有力的同志，在北京附近进行，只要几个月便可成功。当时各省有力的同志，都是在本省奋斗，没有人能够到北京附近去进行；而且当时北京表面很安宁，一讲到首都革命，在几个月之后便可成功，真是没有一个人敢信。就是我自己也看到很渺茫，也不敢相信。到江浙战事发生之后，他们又来催促，要我赶快放弃广东，到天津去等，说首都革命，很有把握，发动的时期，就在目前。这个时期，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万不可失。如果就广东的计划，由韶关进兵，先得江西，再取武汉，然后才想方法去定北京，那是很迂缓、很艰难

* 本书编者注：孙中山北上前到黄埔军校演讲，雇船把国立广东大学师生接到黄埔，和黄埔军校师生一起听他的演讲。文中的“文学生”、“广大的文学生”，系指国立广东大学的学生。此前，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十多次到国立广东大学礼堂演讲三民主义，因该文太长，故未收入本文集。

的；假若放弃广东，一直到天津去发动一个中央革命，成功是很迅速、很容易的。我在当时，以为要北京有事变发生，才可以去；如果放弃广东的军队不用，先到天津去等候，恐怕空费时间，不大合算。所以约定他们，只要北京有事变发生之后，我马上便可以到北方去。并且一面把广东的军队，集合到韶关，我也亲自到韶关，督率各军前进，收复江西。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分的军队，进到万安、吉安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北京发生了事变，当这次事变最初发生的时候，很像一个中央革命。我们对于以前的情况不明瞭，现在就发生事变时候的情形而论，可以决定是我们同志的筹划。但是最近中央的大力量，不是在革党之手，还是在一般官僚军人之手。拿这次变动的结果看，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这次变动毫没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既是没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我何以还要到北京去呢？我因为践成约起见，所以不能不去。他们在北京奋斗，费了许多大力，才有这次的变化。变化之后，对于本党表同情的，只有几个师长旅长，普通兵士都是莫明其妙。以少数的师长旅长来做极重大的中央革命，一定是很难成功的。就是在事变发生之初，我便进京同他们合作，想造成一个宏大的中央革命，也不容易做到。不过经过这次事变之后，可信北京首都之地，的确是有军队来欢迎革命主义的。从今以后，只（要）有人在北京筹划中央革命，一定可以望天天进步。这次虽然不能造成一个中央革命，以后进步，可以望造成一个大规模的中央革命。并且知道北方的军队和人民，也有天良与爱国心；有了天良与爱国心，就可以塑革命党的感化。我们从前看到北方的空气龌龊，官僚卑下，武人野蛮，人民没有知识，以为那些人用革命主义的力量，不能够感化。但是在今天看起来，从前的观察实在是错误。北京也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造成一个革命的基础。现在的事变，虽然不是完全的革命举动，不能说将来便不能再起革命。只要此时用功去做，以后或者可以得好结果。就是能不能得好结果，此时不能预先知道，但是可以推测彻底的革命，一定可以在北京发生。因为有这种希望，所以我为答北方同志的欢迎起见，决定去北京。我这次到北京，不但是本党同志欢迎，就是各省的反直派也是很欢迎的。我相信一定可以自由行动。将来自由行动的结果，究竟是

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

孙中山
(1924年11月3日)

诸君：

诸君今天在这地听讲的，有文学生，又有武学生。我今天到黄埔来讲话，是暂时和黄埔的学生辞别。辞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到北京去。这回北京事变没有发生以前的五六个月，便有几位同志从北京来许多信，催我先到天津去等候，说不久他们便可在北京发起中央革命。筹划这回事变的人数很少，真是本党同志的不上十个人。他们的见解，以为本党革命二十多年，总是不成功，就是辛亥年推翻清朝，成立民国，还不算是本党的主张完全成功。推究此中原因，就是由于从前革命，都是在各省，效力很小，要在首都革命，那个效力才大。所以他们在二三年前，便在北京宣传主义，布置一切。到五六个月以前，便来了一个很详细的报告，说进行的成绩很好，军人表同情的很多，应该集合各省有力的同志，在北京附近进行，只要几个月便可成功。当时各省有力的同志，都是在本省奋斗，没有人能够到北京附近去进行；而且当时北京表面很安宁，一讲到首都革命，在几个月之后便可成功，真是没有一个人敢信。就是我自己也看到很渺茫，也不敢相信。到江浙战事发生之后，他们又来催促，要我赶快放弃广东，到天津去等，说首都革命，很有把握，发动的时期，就在目前。这个时期，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万不可失。如果就广东的计划，由韶关进兵，先得江西，再取武汉，然后才想方法去定北京，那是很迂缓、很艰难

* 本书编者注：孙中山北上前到黄埔军校演讲，雇船把国立广东大学师生接到黄埔，和黄埔军校师生一起听他的演讲。文中的“文学生”、“广大的文学生”，系指国立广东大学的学生。此前，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十多次到国立广东大学礼堂演讲三民主义，因该文太长，故未收入本文集。

革命思想既是由于平等、自由才发生，何以又再被平等、自由来打破呢？这个道理，从前毫不明白，由于近十几年来所发生的事，便可以证明。大家知道革命本是政治的变动，说到政治究竟是做些什么事呢？就“政治”两个字讲，“政”者众人之事也。“治”者管理众人之事也。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换而言之，管理众人的事，就是管理国家的事。这个道理，许多军人多不明白。譬如这次北方发生事变，本是少数军人的举动。这种事变，本来就是革命。他们发动了革命，就是发生了政治变动，他们在事前储蓄得有这种大动力，能够发生政治变动。政治变动已经发生了，而他们通电，还是说不懂政治。这好比是一架发电机，能够发生大电力的部分就是磨打，如果一个大磨打能发生几万匹马力的电，用这样大的电力去行船，每小时便可走几十英里；用这样大的电力去做工，便可运动很多机器，制造很多货物；用这样大的电力去发光，便可装成无数电灯，照很大的城市。像这样磨打，如果能够知道他所发生电力的用处，又用之得当，便可以做种种有利益的事业；若是不知道他所发生电力的用处，或者是用之失当，便要杀人，到处都是很危险。现在北京有政治原动力的军人，已经发生了政治变动，尚且说不懂政治，这好比是磨打自己发生了电力之后，不知道用处，当然是有极大的危险。至于有大原动力的军人，日日在政治范围中活动，而没有政治的知识，那种对于众人的危险，比较磨打，当然是更大，又更利害。大家现在如果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可以读我的“民权主义”，便能够了解。

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是误于错解平等、自由。革命本来是政治事业。如果当军人的说不懂政治，又好比是常人说不懂吃饭、穿衣、睡觉一样。吃饭、穿衣、睡觉，都是做人的常事，是人人应该有的事，试问一个人可不可以不知道做人的常事呢？无论哪一个人，都是应该要知道做人的常事的。大家都能够知道做人的常事，就是政治。大家能够公共团结起来做人，便是在政治上有本领的人民；有本领的人民，组织成强有力的国家，便是列强；没有本领的人民所组织成的国家，便是弱小。弱小都是被列强压迫的。无论哪一个国家，不管他是不是强有力，只要号称国家，都是政治团体。有了国家，没有政治，国家便不能运用；有了政治，没

怎么样，虽然不能逆料，但为前途发展起见，此时也不能不去。大家又不可以为我到北京之后，马上就能发起一个中央革命。不过借这个机会，可以做宣传的工夫，联络各省同志，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从党部之内，成立革命基础。能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预先固然不能断定，但是只要有革命的方法，便可以进行。今天到此地来听讲的，有文学生，又有武学生。便可以借这个机会，研究革命的方法。我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把革命的方法拿来和诸君谈谈。诸君现在都负得有革命的责任，在外面奋斗，应该用什么方法才可以成功呢？要革命成功，中外古今在中央进行的，当然是很容易；就是在各地方进行，也有成功的。地方革命也算是一种办法。所以研究革命方法，要除去空间问题，另外从旁方面着想。

近二三十年来，革命风潮是从什么地方发生呢？是从什么地方传进中国来的呢？中国感受这种风潮，是些什么人呢？革命的这种风潮，是欧美近来传进中国来的。中国人感受这种风潮，都是爱国志士，有悲天悯人的心灵，不忍国亡种灭，所以感受欧美的革命思想，要在中国来革命。但是欧美的革命思想，一传到中国来，便把中国的旧思想打破。试看近二三十年来，中国革命党在各地奋斗，成功的机会该有多少？而每次成功之后，又再失败，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革命失败，是被什么东西打破的呢？大家知不知道呢？是不是敌人的大武力打破的呢？是不是旧官僚的阴谋打破的呢？又是不是中国的旧思想打破的呢？这都不是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打破的呢？大家做学生的人，大概都不知道。依我看起来，就是欧美的新思想打破的。中国的革命思想，本来是由欧美的新思想发生的，为什么欧美的新思想，发生了中国的革命，又能够打破中国的革命呢？这个理由非常幽微奥妙，不是详细研究，很难得明白。欧美的革命思想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自由、平等。自由、平等是欧美一百多年来最大的两个革命思想。在法国革命的时候，另外加了一个口号，叫做博爱。由于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思想，便发生法国革命。中国近来也感受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所以也起了革命；革命成了事实之后，又被这种思想打破，故革命常常失败。我们革命之失败，并不是被官僚武人打破的，完全是被平等、自由这两个思想打破的。

头脑极新鲜，很容易感受革命的思想，一感受了革命思想之后，便集会结社，要争平等、自由。但是他们那种争平等、自由的目的，都不知道为团体去用，只知道为自己个人来用。所以当时结成的团体，虽然是风起云涌，有百十之多，但是不久，所有的团体，便烟消云散。团结存在最久的，不过是一两年，短时间的，都只有几个月，便无形消灭。那些团体为什么那样容易消灭呢？我以为很奇怪，便过细考查那些团体的内容，始知道那些团体，当初结合，并没有什么特别主张，只知道争个人的平等、自由；甚至于在团体之中，并没有什么详细章程，凡事都是乱杂无章，由各人自己意气用事，想要怎样做，便是怎样去做，所谓人自为战。真是强有力的人，或者能够做成一两件事。大多数都是一事无成，只开一个成立会，大家到会说些争平等、自由的空话，便已了事。因为大家都是为个人争自由、平等，不为团体去争自由、平等；只有个人的行动，没有团体的行动；所以团体便为思想所打破，不久就无形消灭。学生在求学的时代，便是这种行动。到了后来为国家做事，一切行动，不问可知。更有许多无路可走的学生，毫不知道政治社会的道理及中国的国情，又想在社会上出风头，便标奇立异，采欧美没有根据的新学说，主张革命，要无政府，自称为无政府党。殊不知道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好政府。他们这种主张，在政治原理上自相矛盾，真是可笑已极。推到无政府的学说之来源，是发生于俄国。俄国学者之所以要主张无政府，就是因为从前俄国的旧政府太专制，为万恶之源，人民痛苦难堪，所以社会上便发生无政府学说的反抗。俄国创造无政府学说的祖宗，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巴枯宁。其后又有一个王子，叫做克鲁泡特金，用科学的道理，把无政府的学说，推到极端。这种无政府的学说，在俄国可算是极发达。从前俄国应用这种学说来革命，许久都不能成功。俄国发生这种革命，是继法国革命之后，有了一百多年，都不能成功。到七年之前，再发生一种革命，一经发动，便大功告成。我们中国革命，以前的不讲，只说最近的到今日也有了十三年。这十三年的革命，还是不成功。推到俄国从前一百多年的革命，不能成功，我们中国，近十三年的革命，也是不成功。俄国七年前的革命，便彻底成功，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简而言之，俄

有国家，政治便无从实行。政治是运用国家的；国家是实行政治的。可以说国家是体，政治是用。根据这个解释，便知道政治的道理，简而易明，并非是很奥妙的东西。大家结合起来，改革公共的事业，便是革命。所以说革命，就是政治事业。中国近来何以要革命呢？就是因为从前的政治团体不好，国家处在贫弱的地位，爱国之士，总想要改良不好的旧团体，变成富强的地位。这种改良，要在短时间或者是一朝一夕之内成功，便是革命。我们发生了革命，为什么又被平等、自由的思想打破呢？因为做人的事，在普通社会中有平等、自由，在政治团体中，便不能有平等、自由。政治团体中的分子有平等、自由，便打破政治的力量，分散了政治团体。所以民国十三年来革命不能成功，就是由于平等、自由的思想，冲破了政治团体。就政治团体的范围讲，或者是国家，或者是政党。就平等、自由的界限说，或者是本国与外国相竞争，或者是本党与他党相竞争，都应该有平等、自由。不能说在本国之内，或者是在本党之内，人人都要有平等、自由。我们中国人讲平等、自由，恰恰是相反。无论什么人在哪一种团体之中，不管团体先有没有平等、自由，总是要自己个人有平等、自由。这种念头，最初是由学生冲动，一现成事实之初，不知道拿到别的地方去用，先便拿到自己家内用，去发生家庭革命，反对父兄，脱离家庭。再拿到学校内去用，闹起学潮来。这种事实，在大家当然是见得很多，做得也很多。大家要闹学潮，或者自以为很有理由，所持的理由，总不外乎说先生管理不好，侵犯学生的平等、自由，学生要自己的平等、自由不被先生侵犯，要争回来为自己保留，所以才开会演说，通电罢课，驱逐先生。拿这个理由来闹风潮，口口声声总是说革命，实在不知道革命究竟是一回什么事，不过拿学校做自己的试验场，用先生供自己的试验品罢了。我们革命党内的情形，也是这一样。革命的始意，本来是为人民在政治上争平等、自由。殊不知所争的是团体和外界的平等、自由，不是个人自己的平等、自由。中国现在革命，都是争个人的平等、自由，不是争团体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总是失败。中国革命风潮发生最早的地方，是在日本东京。当时都是以留学生为基础，留学生最盛的时代，有两万多人。那些留学生都是初由中国各县，到日本东京，

钱的目的，是决计没有的事。无论甚么愚蠢的商人，先也知道要拿本钱去附股；附股之后，究竟可以赚多少钱，也不能预先决定，不过希望要将来能够赚钱，现在就不能不投资；希望要将来能够赚多钱，现在就不能不多投资。我们革命党都是有知识阶级的，都是聪明过商人，结成一个团体来革命，是不是应该先就要把本钱拿出来呢？这个道理，不必详细讲，诸君当然可以明白。商人做生意的资本是钱，我们革命的资本是什么东西呢？商人附股是拿出钱来，我们参加革命党，要贡献甚么东西呢？我们参加革命党，要贡献的东西，就是自己的平等、自由。把自己所有的平等、自由，都贡献到党内，让党中有全权处理，然后全党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全党革命成功之后，自己便可以享自由、平等的权利。中国发大财的实业，有汉治萍公司，有开滦公司，有招商局。他们那些公司，在组织之初，各股东都是有很大的牺牲，投了很大资本的。好像革命党要先拿出个人的平等、自由一样。假若那些资本家不先拿出多本钱，现在何以能够多分红利呢？他们因为想到了要现在多分红利，所以从前便多投资本，牺牲一切。革命的道理，不管大家知道不知道，只要能够学商人，便能够成功。商人本是多财善贾，根本上还是要有本钱才成。没有本钱，什么生意都不能做。许多革命党不肯牺牲个人的平等、自由，就是没有本钱。他们以为一参加革命，就是为争自己眼前的平等、自由。商人要分红利，必须有时间问题。以商人的思想简单，尚知道有时间问题，尚知道要等候，难道我们有知识的阶级，尚且不如商人吗？党员在党内不能任意平等、自由，好像股东在公司之内，不能任意收回本钱一样。大家要来参加革命，头一步的方法，就是要学商人拿出大本钱来。我今天到此地讲话，是要离开广东北上，临别赠言。没有别的话，就是要大家拿出本钱来，牺牲自己的平等、自由，更把自己的聪明才力，都贡献到党内来革命，来为全党奋斗。大家能够不负我的希望，革命便可以指日成功。

[据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演说集》(上海民智书局 1926 年 2 月版)《革命成功个人不能有自由团体要有自由》]

(引自《孙中山全集》第 11 卷, 第 264—273 页)

国近来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道理，就是由于打消无政府的主张，把极端平等、自由的学说完全消灭。因为俄国有一种好主张，所以他们近来革命的效力，比较美国、法国一百多年以前的革命之效力还要宏大，成绩还要圆满。他们之所以能够有这种美满成绩的原因，就是由于俄国出了一个革命圣人，这个圣人便是大家所知道的列宁，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党，主张革命党要有自由，不要革命党员有自由。各位革命党员都赞成他的主张，便把各位个人的自由，都贡献到党内，绝对服从革命党的命令。革命党因为集合许多党员的力量，能够全体一致，自由行动，所以发生的效力便极大，俄国革命的成功便极快。俄国的这种革命方法，就是我们的好模范。中国革命，十三年来都是不成功，你们黄埔的武学生，都是从各省不远数百里或者是数千里而来，到这个革命学校来求学，对于革命都是有很大希望，很大抱负的；广大的文学生，今日也是不远数十里到黄埔来听革命的演说，研究革命的方法，对于革命的前途，也当然是很希望成功的。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内来。凡是党内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党内的命令，大家都要服从。全党运动，一致进行，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如果不然，像这次北京发生事变之后，有了好机会，当初我以为少数同志发动，便可以成功。但是他们不知道革命的道理和方法，所以虽得机会，亦恐白白错过了。假若在这次北京事变发生以前，大家早向北方去活动，或者可以做成功，到现在已经成了没有希望。以后要革命成功，还要另外研究方法。从前革命之失败，是由于各位同志讲错了平等、自由。从今而后，要革命成功，便要各位同志改正从前的错误，结成一个大团体，牺牲个人的平等、自由，才能够达到目的。现在想要造成这种团体，便要有好党员。诸位文学生同武学生，都是有知识的阶级，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中国把社会上的人，分作士、农、工、商四大类，商人居于最末级地位，知识极简单，他们独一无二的欲望，总是惟利是图，想组织大公司，赚多钱。但是股东一投资之后，不能就说要分红利。商人在当初组织公司，参加合股的时候，就想要分红利，要达到赚